

圣城文化书系
S-CITY

人文地理小说

献给香格里拉诞生七十周年



罗廷 编著

圣境

Shangri-la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

罗廷 编著

圣境

Shangri-la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圣境 / 罗廷编著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04.6

ISBN 7-80603-942-2

I. 圣... II. 罗... III. 旅游指南—迪庆藏族自治州
IV. K928.97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24945 号

责任编辑 徐 遂 赵学玲

装帧设计 蒋 炎 徐 璞 宋晓明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(0531)2060055-5420

市场部(0531)2098042 (传真) 2098047

网 址 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规 格 175×228毫米

14.5印张 102幅图 200千字

版 次 2004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6000

定 价 2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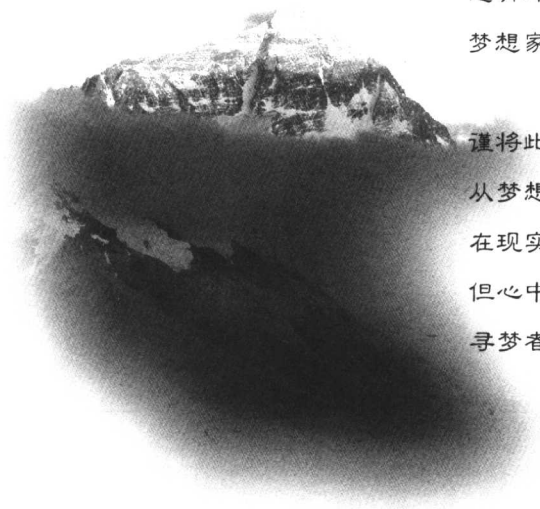


这是一个源于西方的传说
这是一个发生在东方的故事
这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梦想的回眸
这是新世纪东方带给西方的启示

面对一部心灵的时空游记
您无须字斟句酌地去推敲历史
追溯心中本有的起源
自然会找到印证现实的痕迹

当梦想之门化作旋涡光影
在那遥远的香格里拉
也许即刻会映衬出我和你
还有那无以雕琢的
梦想家的足迹

谨将此篇献给所有
从梦想中开始
在现实中结束
但心中恒有天堂的
寻梦者……





小说卷

探险队在出发前的幻想最富有迷惑性。但当文君跌倒在朝圣的路上，穆汗坠入了魔界，被奉为『香格里拉神女』的雅辛即将沦为权欲的祭品之时，舒阳终于开始诅咒了所谓的『人间的天堂』。灵魂的烤炼是天路的历程，人间何处觅天堂？

* * * * *

一座圣洁的雪峰，一道金光投射在峰顶。金色逐渐自上而下地渲染开，雪山转瞬披满金光。金色的雪峰下隐约出现了一座白塔。白塔前是一潭碧绿的湖水。与湖水相连的，是一片杜鹃花海，花海之间划开了一条蜿蜒的山路，延伸向白塔，延伸向雪山……

舒阳再次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继续凝视着这幅“香格里拉圣境图”。

已经是第七天了，整整七天，自己都在恍惚中度过。雪山、金光、隐约的白塔、杜鹃花海、蜿蜒的山路……对了，还记得今天这“幻觉”中，在山路的尽头曾出现过一个少女的身影，那少女身着圣洁的白衣，白衣随风飘动，边缘还泛着淡紫色的光晕，那形体，像……像雅莘？对！是雅莘，就是雅莘！

转瞬间，舒阳清醒了。怎么了？客厅的挂钟，卧室的闹钟，打开的电视……查看的结果，确实统一：今天已是7月9日。整整七天，自己都在这虚脱般的“幻觉”中度过。

* * * * *

舒阳穿过写字楼的长廊，向办公室走来。今天是香格里拉计划的启动之日。舒阳一走进长廊，就可以感受到从公司门口散发出的喜悦气氛。当然，还有从门厅内贺喜花篮中飘逸来的阵阵沁人花香。走到长廊的尽头，迎面而来的是一个落地的屏风，上面是两行中英文的浮雕字：香格里拉探险队。

探险队的会议室内，队员们在激烈地讨论。

查理是探险队的投资者，他边品着上等的古巴雪茄，边评判着眼前这群年轻人的言辞：“印度人说在克什米尔，你们尼泊尔人却说香格里拉就在喜马拉雅雪山脚下。甚至连俄国人都来凑热闹，说什么西伯利亚也有香格里拉？这可真是把人搞糊涂了。”

高鼻梁、古铜肤色的穆汗是来自尼泊尔的留学生，有着丰富的登山经验。现在有一个大展宏图的机会摆在眼前，他显得异常地兴奋，当然更要澄清自己鲜明

的观点，“所以我是强调，只有用行动来证明一切，只有先征服了雪山，才可能进入香格里拉！”

“我确信迪庆就是在《消失的地平线》里描写的香格里拉。”明华插上话来。

“确实，希尔顿在《消失的地平线》中描述的寺庙、集镇、峡谷、植被在中国的云南都可以找到。”继续有人表达观点，那就是探险队的顾问钱教授。他摘下老花镜，放下了手中的资料，说道：“年轻人，有时激情会让人丧失理性的判断。我倒是建议你们不要急于寻找结果，让香格里拉继续保持它的象征意义。留下一个希望，总比破灭一个理想要好。”

“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忽视理想？”明华显得有些激动。

“明华，我不是不同意你们的行动，但我要的是充足的证据。如果你们连我都说服不了，就怕你们的结论是不可靠的！”钱教授说。

明华充满旺盛的精力，“香格里拉，世外桃源，这象征意义众人皆知。但那仅仅是希尔顿的杜撰之词而已，他真正的灵感是来自《国家地理杂志》上洛克的探险图片。洛克是真正意义上的探险家，是真正的实践者。”

“杜撰的灵感来自现实，那现实呢？洛克证明了现实的存在。所以只有行动才可证明现实！”穆汗不停地强调行动的重要。

“我坚信，希尔顿的香格里拉就是指中国的云南！”明华再度声明。因为穆汗刚才提出了探险队要从尼泊尔出发的建议，在明华看来，那等于是把香格里拉的“名分”让给了尼泊尔。

穆汗当仁不让，“明华，我知道有时民族情感也是狭隘的。请相信，在这一点上，我没有私心。”

“Sorry，穆汗。”明华看到穆汗把矛头指向了自己，马上又补充了一句，“香格里拉本身是无民族划分的。我只是不希望走弯路。”言外之意，探险队从尼泊尔出发就是在绕弯路。

这种辩论，从一个月前探险队被召集筹建时就开始了，众人也已见怪不怪。

查理任由大家去发挥自己的观点，他环视会议室，发现雅莘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翻阅资料，道：“我们的白雪公主，为什么不谈谈你的看法？”

雅莘抬头，这才发现查理是在说自己，忙说道：“我坚信香格里拉是存在的，这足够了！”



“我可从未否定过这个观点。”查理笑着耸了耸肩。

雅莘很认真地说道：“自从我有记忆开始，就经常做一个相似的梦，这梦跟希尔顿书中的描述极其的相似：蓝色屋顶的喇嘛寺、月光如洗的庭院、雄伟的雪山、狭长的山谷、一些圆顶的小山丘在蓝色夜空的映衬下泛着黑玉般的光芒……”

“哦？这就是你和舒阳坚持寻找香格里拉的动机？”查理再问。

“算是动机之一吧。”雅莘点了点头。

“那你的结论是什么呢？你认为真正的香格里拉在哪里呢？”

“在找到香格里拉之前，我不会对任何一条线索作出肯定或是否定的论断。”

舒阳适时地推门而入，一脸憔悴的面容，向大家致歉，“对不起，让你们久等了！”

“如果你再晚来一点，香格里拉也许就被找到了！”查理笑着说。

舒阳佯装笑容，强打精神，尽量掩饰住自己的疲倦。

明华站起来，边帮舒阳接过手中的提包，边低声问：“怎么又搞得这么疲惫。彻夜难眠？又想你的香格里拉神女了？”

“拜托，会后我有话跟你说。”舒阳踢了明华一下。双手正了正自己的西服，松了松领带。他直接走到了投影屏幕下，心中只想着快点开场，因为这样也能早点结束。

会议正式开始了，舒阳先点头向查理致谢，“首先，非常感谢我们的投资人——查理先生。”

“哦！舒阳，你不要一开场就是感谢我。应该先感谢……”

“希尔顿先生。”钱教授说道。

“对，对，教授说的对！”查理又深深地吸了口烟，“在东方传说开始前，先要感谢那比我们更早的西方探索者——希尔顿。”

“是的，查理。在我们决定寻找香格里拉之前，我还要先重申，香格里拉既不是西方人的版权，也不是东方人的专利，它是上帝赐给人类共享的天堂。”舒阳说道。

投影仪上显示出了一把火炬，在藏蓝色的背景下飘动着火光。舒阳站在投影仪前，做了一下深呼吸，平静了一下，然后郑重地进入了主题，“因为我和查

理先生的邂逅，才有了这次机会。也许，这个地球上，再不会找到第二个会资助这个计划的人，再不会有第二个人会为几个年轻人看似缥缈的梦想去投入金钱。……还有，我们也要感谢钱博文教授的参与。”舒阳转向钱教授，“钱教授曾是我所在大学的历史学导师，现在愿意给我们支持，是我们的荣幸。我们很希望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能肯定我们这次行动。”

钱教授道：“在一个领域做导师，在另一个领域可能就是弱智。我对探险力不从心。香格里拉尽管对我仍是一个象征符号，但这并不妨碍现在开始做一个梦！用我老婆形容的话说叫做香格里拉白日梦！”笑声很容易传染人，众人笑。“……我刚才看了雅莘收集的一些资料，使我增添了一些希望。我刚才想，如果香格里拉真的能找到，那这将成为人类破解各类神秘现象的重大突破口。香格里拉计划得以实现后，我们是否可以继续开展新的计划。伊甸园计划、挪亚方舟计划，或者什么玛雅计划……”

“啊！我亲爱的钱教授，你觉得我的美金多得几辈子都花不完吧？”查理幽默地说。

“查理，您千万别怕浪费您的美金。传说中，那香格里拉王国的地下遍布着金矿。找到了香格里拉，你就找到了宝藏。钱教授的那些计划也就不再缺少资金了。”穆汗说。

“啊？是这样？看来我是需要追加资金了！”查理笑着说。众人笑。

穆汗说：“但也许很难事随人愿，如果我们真的进入了香格里拉，就很难再找到回来的出口了。”

“那样也许更好。”雅莘的话语很平静。

“对！也许更好……”文君是队里的另一位女性。看来女人的感觉是相通的。

“我们可以分批进入嘛。我们应该发明一种新的通讯工具，保持内外的联络，我坚持做你们的后援。”明华是队里的通讯专家，还是三句话未离本行。

钱教授谈话依然稳重：“如果科技手段能解决诸多难题，那香格里拉确实离我们不远了。”

“好了，那现在点燃火炬，让香格里拉欢迎我们的到来吧！”明华看到舒阳的气色不好，想让会议早些结束，“对不起各位，我有些着急了！”明华站在舒



阳一旁，搓着双手，笑着对大家说。

“年轻人，那就开始吧！”查理发话了。

“好，现在，我宣布香格里拉探险计划正式启动！”舒阳大声宣布。

明华快速移动鼠标，点击在那火炬上，火炬光芒瞬间放大，一道闪光之后，屏幕上出现了一幅画面——“香格里拉圣境图”。

屋内顿时一片热烈的掌声。

舒阳紧张地看着雅莘，雅莘满意地向他微笑。一块手帕递到自己的眼前，舒阳转身看到是明华在举着手帕，这才注意到自己后背已是大汗淋漓。

* * * * *

傍晚，明华与舒阳驱车赶往查理的别墅。

明华开着吉普车，舒阳靠在后坐上，面色依旧是苍白。

“谢谢你今天会上让我早点解围。”舒阳的语调很低。

“我早看出你气色不对，怎么？又出现那‘幻觉’了？”明华和舒阳曾经是大学田径队接力比赛的老搭档。即使到了场外，一个眼神，他们彼此仍能心领神会。有时男人也会有很细腻的一面，直觉让明华感觉到老友出现了异常。

“这次的幻觉整整持续了七天。”

“乖乖！七天？要不要我拉你去医院？”

舒阳仰着头，微闭着眼说：“没用的，要是外界传出去，说香格里拉探险队的掌门人整日神情恍惚，那谁还会资助我们的计划，老查理也会溜回华尔街了。没事的，我觉得过几天就会好了。”

“有情况你要及时叫我！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咳，舒阳，你跟查理真是在飞机上偶然认识的？”明华问道。

“兄弟，我为什么要骗你？那天，在飞上海的班机上，我在看报纸，当天有一条消息，说有考古学家在阿尔卑斯山上发现了挪亚方舟的遗迹。这时身边有人问我：是否相信这是真的？我侧身一看，旁边坐着一个老外，就是查理，他也正在看这条消息。”

“于是，你们就聊起来了？”

“是呀，他倒满有趣！先说他在美国为了这条消息跟老婆吵过一架。”

“他老婆相信？”明华总是喜欢刨根问底。

“岂止是相信，甚至是痴迷地信！他老婆认为包括伊甸园，也早晚能找到。于是，我们又从西方的伊甸园谈到东方的伊甸园，那就是香格里拉。我说我从小梦想就是去寻找香格里拉。”

“那他一定很惊讶了？”

“是兴奋，直到最后……”

“最后就是他跟在你屁股后儿，哭着喊着要支持你去实现梦想？”明华回头看了一眼舒阳，“我总觉得，这事……”

“……看来，相信一个人比放弃一个梦想还要难。”舒阳召集这群大学的登山队友们组建探险队之初，就有人对查理的动机怀疑过。但舒阳还是坚决地将这类怀疑想法的苗头扑灭了。

他不希望大家持怀疑念头的惟一目的，就是希望探险队能团结一心。

“我是说……”（明华欲言又止。）

舒阳拍了拍明华的肩膀。“明华，有时，人无法抗拒命运，我总有种预感……”

“什么预感？”

“可能……”突然手机铃声响起，打断了舒阳。舒阳接通了电话，“……雅莘，我们在路上了……马上就到了……好的……”

吉普车开进了查理的别墅。绿意盎然的草坪中央，一支爵士乐队正在表演。乐队旁一个小型的喷水池在有旋律地喷射出一股股七彩的水柱，几束淡兰色、淡紫色的射灯从数个方位变换着打向水柱，整幢别墅弥漫在光影交错的旋律中。

探险队的首次晚宴正在查理的别墅举行。露天的餐桌旁，不时传来年轻人的欢笑声。作为别墅的主人，查理今天分外地高兴，他一会儿跟到访的嘉宾寒暄，一会儿又向几位邀请来的记者做着相关的解答。

舒阳和雅莘不习惯这种场合，于是在花园的一个僻静凉亭内找了个相对的



清静之地。

雅莘看着舒阳，关心地问：“你今天气色不对？”

“是吗？你看出来了，我昨晚睡得太晚。”

“好像几天没睡的样子。我给你打了七天的电话，都没有人接。”

“我……跟明华在调试设备。”

“从明华那里也是得不到什么实话的，谁知道你们在搞什么，效率为什么这么低？”

“今天，你不是看到我们的成果了吗。”

“成果？这种成果不是我们的目的，连这你也沾沾自喜？舒阳，我有些话不知该不该说。”

“你跟我还有什么话不该说？”

“我觉得这个计划，没必要如此大肆宣传。”

“查理在考虑借用多方的力量来壮大探险队。”舒阳也怕雅莘提出对查理的不信任，所以立刻为查理辩解。

“总之，我不喜欢这样的开场。舒阳，我完全相信你我的能力。为什么要搞的这么复杂？我看，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变成公众人物了？”

“公众人物？那有什么不好？雅莘，我只相信天意的安排，跟着感觉走，总会有一个满意的结局。”

“只怕你一厢情愿！”雅莘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言语过重，忙又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有些不舒服，想去休息一下。”说完，雅莘快步离去。

同时，别墅二楼的落地玻璃窗旁，一个身影，俯视着亭内发生的一切。

舒阳依然靠着廊柱，手中转着酒杯，看着雅莘远去的背景，他笑着摇摇头。雅莘，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性格。在平常生活中的雅莘像个天使，柔顺、体贴而美丽。但在一些原则问题上，就是一个无人能驯服的女神，高傲而自信，仿佛流淌着高贵的血，天生就富有资本。

舒阳晃动着酒杯，一道月光透过杯身折射过来。舒阳的眼前白光一闪！那“幻觉”状态又出现了。舒阳凝视着杯中那轮明月，明月随着红酒的振荡化成螺旋状的光影，仿佛时间隧道的能量场，依稀往事从螺旋的光影中流淌而出……

* * * * *

十五年前的清华园。

早春的阳光散落在大礼堂前嫩绿的草坪上。舒阳和雅莘骑着童车在追逐、嬉戏。

下课铃响过，爷爷从教学楼里走了出来。

舒阳和雅莘把车放倒在草地上，向爷爷迎去：“爷爷——”

雅莘最先跑到了爷爷身边：“爷爷，舒阳说长大了要成为您的学生哩！”

爷爷笑着抱起了雅莘，“好啊！舒阳长大了也要盖高楼大厦？”爷爷低头看着舒阳笑着问。

舒阳腼腆地点了点头。

“爷爷，我们等了您好久了，您答应我们的。”雅莘摇着爷爷的胳膊说。

“当然，现在去转塔。”

雅莘和舒阳高喊了起来，“哦！转白塔喽——”

舒阳和雅莘念起了那首白塔寺的民谣：

塔儿白、塔儿白

南人坐主北人客

塔儿红、塔儿红

北人来坐主人翁

塔儿白、塔儿白

南人坐主北人客

……

* * * * *

童谣伴着童真的欢笑声，在白塔寺^①的上空飘荡。

舒阳和雅莘双手抚摸着白塔嬉戏着。接着，俩人攀比着谁的双臂围住的塔



① 参考 史料卷——白塔寺篇

身更长。

爷爷依然在仰视着白塔，俨然在追溯着往事。

硕大的白塔，犹如擎天的白柱，仰观天穹。白塔底部似一个巨大的莲花宝座，如刚刚出水的仙子用双手承托着那洁白的塔身。塔身宛如宝瓶，在相轮之上是铜制的华盖，华盖四周悬挂着流苏和铜制的花板，花板下对应悬挂着一个个的风铃。

一阵风刮过，一串悦耳的铜铃声响起，一群白鸽从远方飞来，飞到塔顶的华盖旁，似与铃声相悦，白鸽绕华盖旋绕一周，然后挥动着翅膀向远方飞去。

“爷爷！爷爷！”孙子孙女的喊叫声，把老人从记忆中拉回。

“爷爷！您在想什么呢？”雅莘问。

“咳，爷爷这个老北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少啦，这老北京的习俗也是一天一天的越看越没啦——”

“爷爷！您说的不是转塔吗？舒阳和雅莘不是忽然，塔的一侧传来了声音：嗡班匝（儿）萨班匝（儿）萨捶吽——从塔的外围墙下走来了一位僧人，口中念念有词。

“爷爷，嗡班匝（儿）——”雅莘跟着念了起来，这是爷爷曾经教过他们的祈福咒。

“萨捶吽——”爷爷笑着接上了雅莘的念颂。

“嗡班匝（儿）萨捶吽——”舒阳也跟着念了起来。

那僧人从他们身边走过，但没有抬头。口中仍旧念诵：嗡班匝萨捶吽——依然继续顺时针地绕塔而行。舒阳和雅莘不约而同地与爷爷附和起来，加入到了那转塔僧人的身后。

僧人、爷爷在前面，沿着围墙，舒阳和雅莘紧随在后，“嗡班匝萨捶吽——”的念诵声在塔院的上空回荡。

跟爷爷来了吗？”

捶吽——嗡



一饮而尽。

他走出了凉亭，查理迎面走来。“舒阳，我满院子找你，原来你一个人躲在这。怎么？不舒服了？你的气色不太好。”

“查理，没什么，只是昨晚没睡好。”

“你这队长在关键时候，我可要重点保护。”

“查理，我可不需要特别关照！”

“我就是喜欢戴有色眼镜，张阿姨——”查理喊过保姆，“你带舒阳到楼上休息一下。”

“啊，查理，你们还是照顾客人吧！不用了，我自己上去吧，没什么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”

舒阳沿旋转扶梯向二楼走来。

二楼落地窗前的人影迅速躲到了窗帘的后面。

别墅二楼的灯光很暗，除了壁灯外，就是写字台旁的落地灯在散发着橘黄色的灯光。写字台上，摆放着一台电脑。电脑开着，屏幕上香格里拉探险队网站的主页，上面正闪烁着那幅“香格里拉圣境图”。

舒阳走到了写字台前，放下了手中的酒杯，目光又停留在这幅画面上。此时，他耳边传来了那熟悉的声音：嗡班匝（儿）萨埵吽——嗡班匝（儿）萨埵吽——舒阳口中重复起那咒语，手轻轻触到了那屏幕。那幅“香格里拉圣境”的画面此刻色彩显得异常地浓厚。嗡——班——匝（儿）——那咒语念到此时，舒阳的手指停在了白塔的位置。突然，白塔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，唰，一道红光闪过！舒阳如被电击！啊——舒阳一声惊叫，被击倒在地。

“阿尼哥，舒阳，阿尼哥——快来救我！”一个声音仿佛从雪山飘来。

“雅莘——雅莘——我——就来——”那红光如同一个光罩紧紧地将舒阳扣住，他无法挪动身体，欲呼喊，却觉察根本就没有发出声音。他透过落地窗，看到了草地上的餐桌旁，明华在跟文君喝着交杯酒，同桌的人在起哄。老查理在长桌旁跟钱教授低语。雅莘！雅莘在哪里？他试图用最后的气力去搜索雅莘的身影，但耳旁听到的分明是杯盏的交错声，年轻人痛饮的喧闹声。声音逐渐远去，舒阳失去了知觉。



* * * * *

“舒阳！”舒阳听到耳边有人在叫自己。

“雅——莘——是雅莘——吗？”

舒阳睁开了眼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。

“舒阳，是我，是雅莘。”

“雅莘！你没事吧？”

“舒阳，没事，我没事。”

舒阳的视线已经清晰，他看到雅莘的身后，站着的是穆汗。

“舒阳，”雅莘握着舒阳的手，安慰道：“穆汗最先发现你昏倒在地板上。”

“雅莘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我有什么事，除了跟你发发小脾气，你还当真？”雅莘把舒阳伸出来的手放回被子中。“查理刚才给你请了医生，医生说你劳累过度，好好休息几天就没事了。”雅莘把食指伸到舒阳的面前，“听着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休假一周！这是香格里拉颁发的第一道谕旨！”

“接旨，我的女王陛下！”

“好了，大家都要回去了，我没有让他们上来打扰你，你先在查理这里休息一晚上。明天早上，我再来接你。”

“住这里？不了，我跟你回去。”

“别动。”穆汗按住了舒阳，“你今天先留在这里吧，太晚了，出去怕你着凉。”穆汗诚恳地说。

“怎么？这第一道谕旨你就想违背？”雅莘笑着说，“晚安。”

“晚安。”舒阳没有了办法。

舒阳只能很不情愿地看着雅莘和穆汗走出了房间，门关上了。

“阿尼哥，舒阳，阿尼哥——快来救我！”

舒阳躺在床上，回想着自己昏倒前那呼喊的声音。

是呀，那是雅莘的声音，不会错！阿尼哥？他为什么呼喊阿尼哥？难道，我是想爷爷了？想到爷爷就会联想到那白塔，自然联想到了建白塔阿尼哥。

可雅莘明明是在向我呼喊阿尼哥？我，阿尼哥？我的身世难道雅莘知道

了？不，不可能！

“……快来救我！”对了！雅莘明明在呼喊求救。说明雅莘遇到了麻烦！

谁会欺负雅莘？穆汗？对，是穆汗！现在她和穆汗走的越来越近，肯定是穆汗！

想到这里，舒阳马上从床上翻身起来，衣服也没来得及穿，就来到了窗前。

窗外，穆汗正为雅莘开车门，等雅莘上了车，再很绅士地把车门关上。随后，自己上了驾驶位。穆汗从CD架上拿了几张CD递给了雅莘，雅莘很满意地挑选后，回递给了他一张。

舒阳看着那辆车，似乎在音乐的伴奏声中向别墅大门外驶去。

舒阳打开了屋内的灯，快速穿上了衣服，然后走到了门前。

他轻轻地打开了房门，蹑手蹑脚地沿楼梯向楼下走去。

楼下的厨房内，传来了查理和保姆的对话声。

“查利先生，汤我煲好了。”

“OK，等到了10点，你叫醒他吃。”查理吩咐着，“别忘了，还有医生开的药，也要按时让他服用。”

“您放心吧！”

舒阳轻声地穿过一楼大厅，打开大门，再轻轻地关上。随之，消失在夜色中。



* * * * *

穆汗把车停在了谢宅门前。

雅莘说：“谢谢你，穆汗，这么晚了还送我跑到这郊区。”

“没什么。不过这里确实够远的了，你每天往返很不方便。”

“习惯了。是爷爷留下的老宅。我和舒阳全部的成长故事都是围绕着这个老宅展开的。没办法，女人总喜欢怀旧，而且喜欢习惯了的事物。”